

亭

雜識

卷三



隙光亭雜識卷三

長白揆叙愷功父惟實居士纂集

男永壽仁山甫謹較字

明憲宗諱見深朱竹垞詩綜以為見濟誤矣見濟乃景

帝之子景泰三年立為太子明年薨諡曰懷獻天順

元年降稱懷獻世子云

宮嬪從葬前代多有之明自太祖至景帝皆然至英宗

遺詔始罷之後代皆遵焉此帝王第一盛德事

前後事有相類者披甲上馬以示可用

廉頗

馬援

日暮

途遠倒行逆施

伍子胥

主父偃

鳥盡弓藏

范蠡

韓信

感

虎渡水

劉昆

宋均

圍碁却敵

費禕

謝安

帛書傳鴈

蘇

武

郝經

射石没羽

李廣

李遠

乳生漣

李善

元德秀

金

蓮歸院

王珪

蘇軾

智囊

樗里子

晁錯

巽酒救火

欒巴

佛圖澄

膽如斗大

姜維

張世傑

畱犢

時苗

羊

飯

後鐘

段文昌

王播

齊神武不貴慕容紹宗以遺文襄

唐太宗暫出李勣以遺高宗

侯景出鎮河南謂神

武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為詐所賜書背乞加微點神

武卒世子澄以書徵之見無點遂反隋文帝與漢王

諒約凡敕書徵召字傍加點帝崩太子廣以書徵之

無點遂反

殷浩伐姚襄襄結營逼浩浩令長史江道擊之迨至襄

營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入

襄營火發因其亂擊之襄遂敗宋晏州夷卜漏反招

討使趙道討之山高林密軍不能進道遣土丁捕獠

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獠背夜遣兵挈獠

登崖及賊柵出火然炬賊廬舍皆茅竹獠竄著其上

火輒發賊奔撲獠益驚火愈熾官軍鼓譟破柵遂擒

卜漏二事亦甚相類可入兵法也

古人有變姓名者鴟夷子皮范蠡張祿范雎劉文伯虞芳運期

耀梁鴻吳市門卒梅福郭禹成汭孔循趙殷衡王德明張文禮李

良嗣馬植

賜姓名者始自唐世至五代為甚宋代則西夏也如李

寶臣本姓名張忠志李忠臣董秦李抱玉安重璋李全略王日

簡李順節楊守立李國昌朱邪赤心李茂貞宋文通李紹冲

溫韜李紹慶王晏球李紹琛康延孝李繼麟朱反謙李紹安袁象

先李紹欽段凝李紹英房知溫朱友恭李彥威李紹榮元行欽

李紹奇夏魯奇李嗣昭韓氏子李嗣本張氏子李嗣息駱氏子

李存信張氏子李存孝安敬思李存進孫重進李存賢王賢王

宗佶甘氏子王宗弼魏弘夫王宗壽王氏子王宗滌華洪李紹

瓊葛從簡王宗儒楊儒王宗播許存李繼昭孫德昭李繼誨周

承誨李存審符存李繼昭符道昭李繼徽楊宗本趙保忠李繼捧

趙保吉李繼遷

姓有因所居而增者諸葛諸縣之葛也申屠屠原之申也閭丘頓丘之間也

三蘇李漢蘇武李陵 唐蘇味道李嶠 又蘇頌李乂四李杜漢李固

謙牧堂

附六事雜語
卷三
三

杜喬 又李雲杜衆

又李膺杜密

唐李白杜甫

藏板
藏板

相傳汪伯玉爲湖廣臬副時丹陽姜寶以翰林出提學
四川道經楚省會飲黃鶴樓伯玉舉杯大言曰蜀人
如蘇軾者文章一字不通此等秀才當以劣等處之
衆皆睥眄姜亦唯唯而已後數日會餞伯玉又大言
如初姜笑而應之曰訪問蜀中胥吏秀才中並無此
人想是臨考畏避耳衆爲鬩堂伯玉有謁白嶽詩云
聖主若論封禪事老臣才力勝相如幾於病風狂易
矣宜其大言不慙若是也

明正德時輔臣劉健謝遷李東陽謀去劉瑾而東陽不
能力爭於是劉謝去而李獨留隆慶六年高拱與高
儀張居正謀去馮保而居正貳於保於是二高去而
張擅國健拱皆河南人遷儀皆浙人李張皆楚人六
十餘年間事之相合若此又萬曆丁丑江陵相奪情
趙用賢鄒元標沈懋學抗疏論之崇禎戊辰武陵相
奪情宣城沈壽民首攻之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
繼之壽民懋學從孫士春用賢之孫劉又鄒同邑也
後先數十年間奪情同爭之者邑里同而二相又皆

楚人亦奇矣

楊慎曰子鼠丑牛十二屬之說朱子謂不知所始余以爲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人能爲也日中有金雞乃酉之屬月中有玉兔乃卯之屬日月陰陽互藏其宅也古篆巳字作蛇形亥字作豬形餘可推而知矣

雞正西方之物日生於東故雞入之兔正東方之物月生於西故兔入之猶鏡之照西象入東鏡東象入西鏡云爾

四仲仲者中也正也謂子午卯酉以四太陽爲主宿虛日鼠居子宮之中故子生肖鼠餘三宮類推四孟謂寅申巳亥以宿之在左者爲主四火星是四季謂辰戌丑未以宿之在右者爲主四金星是

王鰲曰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子

午卯酉則三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子

室火猪璧水獮亥奎木狼婁金狗戌胃土雉昴日雞

畢月鳥酉觜火猴參水猿申井木犴鬼金羊未柳土

獐星日馬張月鹿午翼火蛇軫水蚓巳角木蛟亢金

龍辰氏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卯尾火虎箕水豹寅斗

木獬牛金牛^丑十二相屬取義子寅辰午申戌俱陽
故取竒數鼠虎龍馬猴狗指爪皆竒也丑卯巳未酉
亥俱陰故取偶數牛兔羊雞猪趾爪皆偶蛇雙舌也
或謂鼠足爪前偶後竒又何也蓋子乃陰極生陽又
在夜半萬物皆息之時惟鼠獨動若陰中有陽靜中
有動故以取象耳又子時上四刻屬本日管下四刻
屬次日管故前二足屬陰四爪後二足屬陽五爪其
說甚有理

凡五星東行爲順西行爲逆趣舍而前爲羸退舍而後

曰縮同度曰合又光芒相及曰合同宿曰聚亦謂之
會又畱三日曰會未當去而去之曰出未當來而來
曰入又行而造其中曰入入宿度而居之曰舍畱二
十日以上曰宿處其所曰居又行所當行過二十日
不失次曰居住而不移曰畱居之不出曰守又居二
十日以上曰守又徘徊不去其度曰守行而侵之曰
犯未當入度而徑入犯之曰侵兩動相凌曰鬪又合
復離離復合曰鬪行而隨後曰從從西入東曰貫相
攻曰磨迫而侵之曰薄又兩體相著曰薄勾者左去

附光學雜譜 卷三 藏板
右迴右去左迴如勾字之狀已者往而復復而又往如已字之形也又去而復還曰勾再勾爲已蝕者侵其邊而及其中如蠶食葉之狀也經天者昏旦出於午地木火土陽星不爲忌金水陰星經天則爲妖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

北斗七星各有所主故曰七政第一主日第二主月三曰命火謂熒惑四曰煞土謂填星五曰代水謂辰星六曰危木謂歲星七曰剽金謂太白

春風自下而上紙鳶因之而起夏風橫行空中故樹杪多風聲秋風自上而下木葉因之以隕冬風著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見郎英七修類藁

雲棲宏公曰聞之古德云士大夫英敏過人者多自僧中來然迷而不返者什九不負宿因者什一明嘉靖中內江趙宮保貞吉初生時母夢緇衣比丘來借居後舉進士官中允庚戌秋俺荅薄都城嫚書要貢集百官會議莫敢發一言趙獨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所恥請敕文武有司嚴飭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可一鼓而退也東鉞周汝登有詩贊其畫

像曰百官頭上論兵事羨爾緇衣小比丘蓋記其事也其為翰林學士時教習庶吉士張江陵問近日教諸庶常讀何書答曰令讀楞嚴經江陵曰也太奇趙乃謂諸吉士曰諸君年長者四十少亦三十不以此時奇待何時耶憨山清公為沙彌時趙見而摩其頂曰兒他日人天師也卒如其言去國後入五臺參禪跌坐與老禪和叩擊宗旨若內江者其雲棲所謂不負宿因者耶

明弘治中南海倫文叙會試殿試皆第一長子以諒鄉試第一次子以訓會試第一父子四元海內傳盛事焉

明代狀元唐姓者三人皆成科唐臯正德甲戌唐汝楫嘉靖庚戌唐文獻萬曆丙戌

明萬曆甲申乙酉間吳縣申時行太倉王錫爵歙縣許國同時在內閣申狀元王會元許解元又同籍江南亦僅見之事也

明代三及第俱拜相者嘉靖壬戌申時行玉錫爵余有丁萬曆丙辰錢士升賀逢聖林鈺

蘇之屬邑常熟距崑山爲近乃明代二百六十餘年間
崑山多有中狀元者而常熟則無堪輿家謂常邑東
門外水勢直趨玉峰宜於其地建一浮屠以鎖之俾
其勢少緩而鼎元可得矣崇禎間遂有造塔之舉而
邑紳蕭叅政實爲之倡興工之日蕭盛服肅拜泣事
名其塔曰聚奎而咨於衆工曰若等試言塔成狀元
出在某家齊應曰在蕭家屋裏至我

朝順治戊戌科

世祖皇帝特擢孫承恩爲一甲第一人其所居乃蕭之故

宅當時衆工之對遂成讖焉又二十二年爲

今上康熙己未科狀元歸允肅又二十二年庚辰科狀元

汪繹皆常熟人術者之言可謂驗矣然三君者年皆
不永官亦不高惟歸至少詹孫汪皆止修撰耳終遜
於崑山之致位宰輔也

輟耕錄載元順帝至正甲午節氣正月一日立春二月
二日驚蟄三月三日清明四月四日立夏五月五日
芒種六月六日小暑七月七日立秋八月八日白露
九月九日寒露十月十日立冬十一月十一日大雪

十二月十二日小寒可謂奇矣及攷明萬曆甲午則
正月一日雨水二月二日春分三月三日穀雨四月
四日小滿五月五日夏至六月六日大暑七月七日
處暑八月八日秋分九月九日霜降十月十日小雪
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十二月十二日大寒一節氣一
中氣逐月不移一日又俱係甲午可謂奇之奇矣

分州始於人皇州統縣縣統郡始於周郡統縣始於秦
州統郡郡統縣始於漢割據之世置州乃多隋文析
天下爲州煬帝改州爲郡而州郡相等唐乃混州郡

爲一於建置京邑之州始命爲府宋又府州並列矣
元建爲路府州之制州乃益降而小幾與縣並列云
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
里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
一十八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難
以里數限舉嶺北遼陽甘肅四川雲南諸邊唐所謂
羈縻之州皆賦役之蓋古所未見也至我

朝而幅員彌廣焉何其盛歟

朱子曰冀都山脈從雲中發來蓋太行山一千里河東

河北太原晉陽諸縣皆左旋其趾山後即忻代諸州
上黨春秋爲赤狄潞氏其地極高與天爲黨故曰上
黨過河便見山在半天如黑雲然故曰雲中自脊以
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以東之水則東流入
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平陽即河中府蒲阪山之
盡處堯舜所都也泰山聳於左爲龍右畔是華山聳
立爲虎自華至中嵩山爲前案淮南諸山是第二重
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 又曰前代
多都關中以黃河左右旋繞近東止有函谷關一路

可據爲險其山皆自蜀漢來至長安而盡 又曰天
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
東盡泰山又自蟠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
盡 又曰岷山之脈其一支走衡山者已盡於九江
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
袁潭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
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包浙江之
源而北其首以盡乎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

又曰仙霞嶺在信州廣信府分水之右其脊脈發去爲臨

附光華雜記 卷三 十一
安又發去爲建康 又曰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
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 又
曰閩中之山皆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
南來水皆北流故江浙冬寒而夏熱

朱子於地理最精相傳其官閩時判斷稱神後離任私
過其治所問父老朱某爲政有寃民否曰有一焉朱
公執理每右貧而左富有貧民爲富人造葬地埋機
欲奪之其舊土方寸不加鋤但覆新土於上又訪其
地名四至造僞契訟於朱公爭之公按其地以爲果
貧民業也斷與之富人受寃而貧者詐地俱葬焉公
爽然命引至其所爭處祥視之果吉壤也乃仰天大
言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其家
遂終不顯達云

明太祖營壽陵將遷寶誌塚祝之不報曰假地之半遷
瘞微偏當一日享爾一供乃得卜發其坎金棺銀槨
因函其骨移瘞建靈谷寺衛之立浮圖於函上覆以
無梁甃殿工費鉅萬仍賜莊田三百六十畝日食其
一歲而周焉以爲永業御製文樹碑記蹟俄雷震其

碑再樹再擊乃寢不樹出野記

葉隆禮遼志云長白山蓋白衣觀音所居山中禽皆白人不敢入恐穢其地以致蛇虺之害黑水發源於此舊云粟末河太宗破晉改爲混同江

韃靼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生韃靼甚貧且拙但知乘馬隨衆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韃靼也大抵韃人身不甚長最長者不過五尺餘亦無肥厚者其面橫闊而上下有顴骨鬚髮稀少惟今主忒沒真身魁偉而廣額長髯人物雄壯所以異也成吉

思甲戌生彼俗都無庚甲今考據其言而書之忒沒真乃小名初無姓氏名諱近年有女真叛臣爲用所以譯曰成吉思此云天賜也其族最敬天每事必稱天聞雷聲則恐懼不敢行師曰天叫也見孟珙蒙韃備錄

晉傅咸詩曰聿修厥德令終有淑勉爾遁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覲面目集句詩始於此

古樂府井公能六博楊升菴曰蓋因井星形如博局而

附會之亦北斗挹酒漿之意

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宸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
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王守仁以列
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是時天子聞變赫
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
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闕竊天鑒於
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正德庚辰正月晦提督
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此碑今在廬山開先寺字大
二寸許陽明手書也按己卯爲正德十四年未幾武

宗崩無嗣世宗以宗人入繼改元嘉靖而碑中已有
嘉靖邦國之語爲之兆矣竒哉

焉本鳥名能本獸名爲本猴名乙本燕名借鳳爲朋見
宋初筆記

江海間魚遊必三如妾隨妻先一後二號婢妾魚楚辭
魚鱗兮媵予唐詩江魚羣從稱妻妾塞鴈聯行號
弟兄

播州古夜郎且蘭地唐乾符中太原人楊端將兵擊南
詔畱其地子孫家焉明初楊鑑內附授宣慰使至萬

曆間楊應龍叛乃勦平之曆二十九世八百餘年而
 滅費軍資二百萬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四
 川貴州偏沅設巡撫始於此巡撫之官始明宣宗時
 明萬曆中寧夏用兵費一百八十餘萬征播州費二百
 餘萬援朝鮮費至七百八十餘萬

薛祖奚仲自夏禹時受封曆商及周末始為宋王偃所
 滅享國千九百餘年傳六十四代三代諸侯莫之與
 比見容齋隨筆又云周初諸侯千八百國至赧王時
 姬姓之國尚存者獨燕與衛耳而衛至秦二世乃絕

若以為召公康叔之德則周公豈不及乎
 三國時鉅鹿張琇年一百五歲梁時鍾離人顧思遠年
 一百二十頭有肉角長寸穰城有人年二百四十不
 復飲食惟飲曾孫婦乳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
 百十六歲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元魏神元帝力微年
 一百四歲太武帝時羅結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年
 一百二十乃卒元太祖時扎八火兒者年一百十八
 歲

黃帝長一丈帝堯年十五長十尺禹九尺九寸孔子九

謙牧堂

尺六寸漢昭帝年十八長八尺二寸防風國人身橫
 九畝長狄僑如長五人伍員長十尺巨無霸長一丈
 趙劉曜長九尺四寸其子胤年十歲長七尺五寸漢
 明帝馬后和帝鄧后並長七尺三寸劉曜后長七尺
 八寸蘇郡唐姓一兄一妹皆長丈二尺不能嫁娶見
 岳珂程史家語孔子曰焦僂三尺短之極也列子焦
 僂國人長一尺五寸 晉武帝時幽州督孟業體重
 千斤南陽王保重八百斤安祿山重三百五十斤
 徐知訓忌烈祖嘗與飲酒而伏劍士宮中帳下刁彥能

行酒以爪語烈祖烈祖悟亟起去爪語字甚新奇可
 與目成作對也

高敖曹龍眉豹頭可對斛律光馬面彪身
 放翁詩丹成不服怕升天亦有出處北齊書張遠遊在
 文宣時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丹成以獻文宣置之
 玉匣云我貪世間樂未能即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
 蓋明知其必無此理而故為謾語以相戲耳文宣亦
 明達矣哉

馮默菴云瀛奎律髓一書詩派甚明九僧四靈諸詩僅

存此本所以不可廢也按九僧者希晝保暹文兆行
肇簡長惟鳳惠崇字昭懷古也永嘉四靈者翁卷靈
舒趙師秀紫芝徐照道暉徐璣文淵以卷字靈舒改
紫芝爲靈秀道暉爲靈暉文淵爲靈淵云

駢儷之文起於經傳如九州攸同四隩旣宅覲閔旣多
受侮不少巢隕諸樊闔戕戴吳其濫觴也殆乎魏晉
齊梁而下此風彌盛至於唐初尚沿其習蓋奇耦對
待本出自然文家格律何可少也余閒觀藏教中亦
多有排偶可喜者錄之於左如黃葉爲金山雞成鳳

修羅八臂摩醯三目一枝可以戢羽何俟鄧林潢洿
足以潛鱗豈須滄海彌天勝氣乍酬鑿齒鴈門高論
時答嘉賓藤鼠易侵樹猿難靜芥納須彌毛吞巨海
棄海存漚遺金拾礫掬電作寶執石爲珠圓宗罕遇
若芥子投於針鋒正法難聞猶育龜值于木孔降伏
鏡裏天魔證得夢中佛果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尺蠖
循條安前足而進後足癡猿得樹放高枝而捉低枝
愚癡人不分菽麥牛羊眼罔辨方隅待空裏之花將
期結果取夢中之物擬欲牢藏杌見鬼空繩消蛇息

渴鹿罷馳於陽燄癡猿息弄於月輪王城鷲嶺仙苑
鹿林祇樹天階菴園山穴捐珠玩石棄寶負薪觀畫
怖龍尋跡怯象駝乘競馳于駕駟螢火爭耀於龍燭
法柱忽傾仁舟遽沒司南之車本示迷者照膽之鏡
爲鑑邪人無邪則鑑無所施不迷則車爲不用提屣
持衣瀉瓶執杓高步彌天鄰幾初地髻寶衣珠葱河
柰苑叅犬羊以虎豹糝瓦石以琳瑯麤鼠見釜竈之
堪陟乃言崑閬之非難蛛蝨觀棘林之易羅亦謂扶
桑之可網驪龍吞珠犂牛愛尾孔惜翠羽麝護香臍

松直凌空玉堅絕汗谷裏傳聲鏡中寫面不動本位
之地而身遍十方未離一念之中而還經塵劫本位
不動遠近之刹歷然一念靡移延促之時宛爾化啓
僑陳道終須跋積劫蓋眠如蠶自縛一期解脫似麀
獨跳極樂佛國水鳥樹林皆宣妙義華嚴性海雲臺
寶網同演法音鬪沒額珠醉迷衣寶無邊刹鏡自他
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一念垢衣纏寶
濁水求珠儒墨者般若之笙簧詞賦者伽陀之鼓吹
東逝長波西垂殘照擊石星火驟隙迅駒風裏微燈

草頭朝露臨崖朽樹爍目電光動樹訓風舉扇類月
名言滯於心首恒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成
名相之境雪山比象安責尾牙滿月况容豈有眉目
因動背定比舟行而岸移由妄迷真譬雲駛而月運
見月忘指到岸捨筏塵生井底浪起峰頭結子空花
生兒石女白雲數峰青山一朵

邵氏見聞錄載洛陽楚氏所藏水精枕其間有半開杏
花一枝錢塘聞子東博士乃祖所藏水精條環表裏
瑩澈中有生竹葉一片粵志云南漢劉龔墓在番禺
縣東明崇禎九年被發中有寶硯一硯池中有一玉
魚能遊動碧玉盤一以水滿注其中有二金魚影浮
出皆可稱希世之珍也

嫁杏嫁橘昔有此說矣又有嫁茄法云欲茄結子繁待
其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行踐之則其子
必繁俗謂之嫁茄云然茄非佳果之比雖不嫁亦何
傷其法不過爲老圃設耳

洪範言鯀湮洪水汨陳五行故禹之治水必順而施之
冀爲帝都固在所當先而地居北方於五行爲水水

生木木東方故究青徐次之木生火火南方故荆揚
其次之火生土土中央故豫次之土生金金西方故以
梁雍終焉

本朝江南鄉試不以大學命題以明崇禎壬午科題爲
定而后能靜三句明南京鄉科終於此也聞廣東鄉
試亦然如命大學題則貢院被火或主司者有禍患
而尤忌聖經一章云

玻璃來自海舶西洋人以爲眼鏡兒生十歲即戴一眼
鏡以養目光至老不復昏矇又可以爲方圓鏡爲屏

或謂漢武帝使人入海市瑠璃即此余謂佛典所稱
七寶琉璃玻璃本是二物翻譯名義云瑠璃或作琉
此云青色寶亦翻不遠謂西域有山去波羅柰城不
遠山出此寶因以名焉或加吠字或加毘字或云毘
頭黎從山爲名乃遠山寶也遠山即須彌山此寶青
色一切寶皆不可壞亦非煙燄所能鎔鑄唯鬼神有
通力者能破壞之又言是金翅鳥卵殼鬼神得之出
賣與人或名紺琉璃以其青而含赤色也古字但作
流離左太冲吳都賦致流離與珂璣是也玻璃作頗

陽州學案 卷三 藏板
黎此云水玉狀似此方水精或云冰過千歲化為頗
黎據此則混為一物者謬矣

祠山神廟據顏真卿橫山廟碑謂神生漢代即張安世
也廟食茲山久新室之亂為野火所隳建武中復構
唐興封廣惠王祠在橫山亦呼為祠山云王象之輿
地紀勝謂古碑云神姓張諱渤顏碑謂是張安世未
知孰是橫山則在今江南之廣德州也又四明圖經
有張王廟碑高閭為文謂王乃武陵龍陽人生於西
漢之末東遊吳會居苕霅之白鶴山而祠山行狀碑

謂神東清河人曾祖考諱秉神諱渤西漢時生於吳
興烏程縣之橫山其所載互異如此

山泉逸志云廣德祠山有七寶曰銅印一宋端平元年
鑄文曰祠山廣惠廟印玉磬一長尺五寸有竒高七
寸厚半之刻曰宣和殿寶篆文也玉質似雪無玷徑
寸珠一擎以鐵梗飾以水晶狀如線版水晶上有金
屏屏綴小金龍作搶珠態珠遠望桃花色或現青淺
內有粒如糲者三流動閃閃以兩指按之其色微黃
若猫睛然兩人對照亦可互見其面以字映之無論

多寡畢入照中又一青衣小童僅如綠豆而搖頭舞袖酷類傀儡正德間內使畢真獻之內廷嘗於禁中作祟已乃詔還山趙子昂真蹟一乃重修寶閣方丈疏字彷彿李北海當時稱名物古畫仙圖一爲韓湘子呂洞賓呂雙目能左右視炯炯逼真韓袒裼仰視鶉懸萬端不知何以下筆右二指執花如撮極其輕揚左繫籃籃有折枝所謂頃刻花也筆意類吳道子菜花百雀圖菜只一本而花以百數當衆卉競秀展之其色如新雀圖懸之靜室則下而啄食屢爲道士窺見右山泉得聞之道士如此又言當時有玉一方周正如几日光照之內有詩四首可讀乃白玉蟾所點化者爲一州守密令其西席延交道士日久借入衙齋不復返云

蹇忠定公義碑云大凡名山所藏廣大悉備第畏神之英靈不敢竊發所謂雷之布鼓登之鬼市與夫河源池丘之神債廣德祠山之埋藏是謂天下四異非妄傳也道士言珠玉由掘地而得信然

慎蒙廣德紀游云從吳興西行九十里至長興之銀斗

舟行過四安又陸行五十里至廣德出西門三里有廣惠殿勝殿高計九丈以沈香雕神像甚竒怪面色似經煙火虬髯如鐵祝史謂是海馬駿乃水神也像有袴乃元天曆二年製布爲之至今不朽太祖初興時嘗來登謁有詩云天下英靈第一山白雪爲闕石爲關高臺近斗當空出老樹如龍挾雨還兵革累經香火舊鬼神常護道人間從軍幸得來瞻此麾指干戈動笑顏

廟記云祠山神以二月八日誕七日必風九日必雨相傳神誕日延其小姨飲必風雨者欲以露其足爲樂雖涉虛妄然風雨不爽以上四條皆祠山事蹟故備錄之明祖詩真贋未可知然列神祀於十廟中固必有由也

又祠山古碑云王每役陰兵由長興導流欲抵廣德東自荆溪疏鑿聖瀆長五十里至本州之青林塘界于岸側先開浴兵池方三十餘頃尋廣聖瀆之岸迤邐而西至杜坑廟尚欲鑿三十里以爲通津先于後村畢宅保小山楓林中掛鼓與夫人隴西氏約每餉至

鳴鼓三則自來赴毋請也一日鳥啄鼓上王來餉尚蚤乃復去已而餉至夫人鳴鼓王猶以爲鳥也遲之夫人乃躬詣見一大豨方役陰兵開鑿乃呼王王恥之遂輟是役而不見夫人浴兵池亦名東亭湖王象之謂東亭湖爲張王發迹者謂此

聞吳俗稱張王神爲張大帝二月八日爲王下降之辰其日支所屬即乘之而下如子日乘鼠丑日乘牛之類是也可以驗一年中五穀果蔬之成熟虛耗遇戊日則上天下上之日多風雨作寒甚有驗

宋元豐八年禮部貢院火改期別試無爲州人焦蹈爲大魁京師諺曰不因南省火怎得狀元焦聞前明萬曆己丑會試亦然而是科狀元焦竑適與之合亦竒史記樂書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今小兒歌之索隱注侯語辭詩侯其偉而是也大風有三分故曰三侯

公羊傳孔子生於襄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穀梁云十月史記云襄二十二年太史公後於公穀當依二家然考杜氏春秋長曆十一月無庚子庚子在十月二十一日則當從穀梁左氏云哀十六年夏四月己

附光亭雜記 卷三
丑孔子卒太史公遵之然十六年乃壬戌歲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蓋己與乙文相近故誤書耳

韋端已下却感舊詩曰昔爲童稚不知愁竹馬閒乘遶縣遊曾爲看花偷出郭也因逃學暫登樓余曾記陸務觀詩中用逃學字不知所本讀此而乃釋然

景德鎮在饒州浮梁縣其水土宜陶宋景德中置鎮以陶故有景德之名明初因元舊置稅課局正德初始置御器廠于是有官密民密之分焉宋彭器之集有

送許屯田詩曰浮梁乃燒甕顏色比瓊玖因官射利疾衆喜君獨不父老爭歎息此事古未有註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甕器者一人許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不載許君之名

王粲好驢鳴將葬文帝命赴客各作驢鳴一聲以送之王武子之喪名士畢至孫子荆後來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爲卿作之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作驢鳴以悅之范廷召最惡驢鳴聞之輒爲擊

殺夫驢鳴一也好之則君以是悅其臣友以是悅其
朋子以是悅其母惡之則至于擊殺均非性情之正
也然驢鳴有何可愛耶若殺之則爲已甚矣

晉武帝後宮遊宴嘗乘羊車按周禮車人有大車柏車
羊車鄭氏注云羊善也則羊車未必駕羊如晉武羊
車則真駕羊矣觀宮人戶插竹葉以引帝車可見
水性潤下於五味爲鹹其質常重故西洋之說惟以輕
者爲美

上嘗取水先權其輕重入甑蒸之如取花露之法其重者
必多渣滓蓋土石所積而致然也輕者則否於服用
爲宜按本草云勞水即揚泛水用流水二斗置大盆
中以杓高揚之千萬徧蓋水性本鹹而體重勞之則
甘而輕故溫柔而益脾胃也此與西洋取輕之義正
合而甑蒸之法與杓揚之精麓更懸殊矣自非
上聖格物之精何以及此

詩熠燿宵行朱傳以宵行爲蟲名蓋以末章有熠燿其
羽以熠燿但爲明貌耳然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
之爲螢火實也熠燿爲倉庚之羽虛也如小雅交交

桑扈有鶯其羽此言桑扈之領如鶯之文非謂鶯即桑扈也彼謂倉庚之羽如熠燿之明非謂熠燿即倉庚也此楊用修之說其義甚明可辯蟲名之非也

爾雅云鶯斯鶉鶉郭云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亦呼爲鶉鳥法言云頻頻之黨甚於鶯斯鄭夾漈通志亦曰鶯斯獨孔氏以斯爲語辭不知何據不可從孫奕示兒編說文曰無底曰囊有底曰橐董氏曰無底曰橐有底曰囊唐韻云橐無底囊三說不同並存之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一來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

也來薺麥也雅翼云薺一作牟又作藜即今大麥劉向以爲釐薺麥也惟廣雅以薺爲大麥來爲小麥未知何據

宋蔡條云上皇崇尚古器有得一器至百萬不啻者於是天下塚墓破伐殆盡政和間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夷堅志云政和間訪求三代彝器陝西轉運使李朝孺使人於鳳翔發商比干墓得大銅盤徑二尺以獻徽宗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拙罷朝孺而反其盤道君此舉是矣然六

千餘器何一非發冢得之者彼獨何辜哉無以服朝
孺之心矣

左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成季生而有
文在其手曰友筮辭有間於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
則魯不昌之語此皆飾詞之不足信者

不言出奔難之也杜氏注難乃旦反謂莊公志在於
殺難言其奔非也段不義而得衆莊公大用兵力僅
乃勝之故不書出奔難之者言克之非易耳難音當
如字

爲謚因以爲族謚當作氏傳寫之誤也羽父爲請謚
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固未問謚也仲對諸侯以字爲
氏因以爲族其問答相承了然可見下文公命以字
爲展氏其義益明矣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趙匡曰諸侯無王命入
人之國罪已大矣又使大夫守之不容誅矣而以爲
有禮是長亂階也

能投蓋於稷門杜云蓋覆也稷門魯城南門自投而
反覆於門上此亦強解劉炫云投車蓋過於稷門似

比杜爲得

無以縮酒周禮甸師云祭祀共蕭茅蕭讀爲酋音縮謂束茅立之酒沃其上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六書正譌云俗用縮非

許男面縛銜璧楊慎云面縛背縛也史記馬童面之張晏訓背之也蓋古文多用倒語如亂之爲治擾之爲順之類

其在亂乎杜云在存也此解未明蓋宰孔之意以齊桓內行不正今之所憂者其在亂乎君亦當靖晉之

亂無勞遠行也

號射注云惠公舅據前言小戎子生夷吾號射非戎人何以爲惠公舅耶恐有誤

辟母弟之難也注叔帶襄王同母弟按史記惠王太子鄭母蚤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此云同母弟與史記不合應從史記

室如懸磬磬國語作磬古字通如注云而也亦非當依本字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注云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七十

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按晉世家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奔狄時年四十三歸晉年六十二注與史記不合

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趙汭曰書存秦誓如詩錄秦風與修春秋事體不同左氏尊秦蓋當時流俗之論汪克寬曰穆公雖嘗悔過不能改過何德可尊而崇之歷考自入春秋以來外兵非君將皆稱人即前此晉以三國伐許與明年五國伐沈皆不書大夫姓氏是崇何德哉春秋於人之一字其貶與否終無定論朱子謂不當以一字褒貶求聖人之意正此類也

臯陶庭堅杜以庭堅爲臯陶字孔疏謂本于鄭康成論語不知鄭得之何書羅泌云六臯陶之後蓼庭堅之後明非一人矣

以盈其貫注貫猶習也余謂以繩穿物曰貫書秦誓商罪貫盈言紂之惡如物之滿於貫也此正用書語耳注非

有山鞠窮乎按說文營窮香草也韻會云營今作穹

穹窮江離根江離一名薜蘿其根療頭痛寒痺腹痛
山鞠窮即此

吾從其治也治謂病間凡人病未昏酒未醉皆曰治
列子鄧析子謂子產曰子奚不時其治也時伺也謂
詞其醒時

史記載晉景公時屠岸賈爲司寇追論趙盾弑君事殺
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按趙朔之死經傳皆無明
文原屏之殺由莊姬譖之與朔無與也在史公自必
有據然不可攷矣大略岸賈之殺朔自是一事莊姬
之譖殺同括又是一事耳如溷而爲一則必不然者
也

荐居云者荐與薦同草也言其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
處莊子云麋鹿食荐漢書終軍傳隨畜薦居蘇林曰
薦草也

大夫門子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辯親疎其正室
皆謂之門子鄭康成云正室適子也文選東哲補亡
詩粲粲門子注云卿之適子將代父當門者

解不五稔杜注云少尚當曆五年多則不啻韋昭云少

不五年而亡此謂君亡非國亡也余謂杜解太紆曲
應從韋氏

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註云言求食可得無去豎牛余謂
不然此蓋杜洩憤怨之辭也言叔孫召豎牛以致禍
本自求之而至者今又何故欲去之耶哀八年吳伐
魯子服何謂孟懿子曰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語意正
與此相類

六物不同六者歲時日月星辰也古人皆謂之物桓六
年子同生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杜云同日也此

可爲證

同惡相求杜注謂棄疾親恃子干共同好惡非也此指
當時同心造亂者如遠居蔓成然輩耳

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按襄十九年傳云聲子與子木
語曰巫臣奔晉晉與之邢雍子奔晉晉與之鄙爭者
爭田之疆界也

師至則投諸外者謂繫繩城上而投其所垂於外也杜
云婦人隨之而出則鑿說矣或以下文獻諸子占爲
獻此婦人謬甚

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杜云諸樊王僚之太子謬矣吳子諸樊於王僚爲伯父僚之子安有與伯祖同名之理按史記楚世家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之母而去即此事也太子諸樊必公子光之誤耳

左氏言使祝宗祈死者凡二成十七年范文子昭二十年五年叔孫昭子也而皆如其志以死杜氏注並云自裁或以爲適當其數盡之時非自裁也但文子之祈死不日惟云六月戊辰士燮卒要其爲期亦必不遠

昭子則今日祈而明日死矣自裁無疑

萬民弗忍杜云不忍害王也余謂此與五子之歌因民弗忍湯誥弗忍荼毒義同言王之虐不可堪忍也杜氏註非

帥羣不弔之人言好行禍亂不相弔恤之人注云弔也其義難明

鱣設諸曰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注云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也按史記諸曰王僚可弑也母老子幼而兩公子將兵伐楚楚絕其路外困於楚而內

無骨鯁之臣是無柰我何若如注意則以母老子幼為專諸自謂矣似不如史記理順

因商奄之民注商奄國名與四國流言按詩云四國是匡毛傳四國管蔡商奄也商謂紂子祿父奄即多士王來自奄之奄國近魯是商即四國之一注誤

五叔無官注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按僖二十四年富辰言文昭十六國以魯衛毛聃並言則毛聃明是二國今云毛叔聃謬矣當正之曹叔振鐸本武王同母弟史記歷叙甚明今杜注云與

周公異母未知所據

執燧象以奔吳師田單火牛之智祖此故言兵法之奇

莫備於左氏

不能如辭如不如也蓋古語如此與僖二十二年傳云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同義

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挽注云血至挽傳遜曰按一作粹

是把持之義挽今文作腕血至挽傳亦未言及此

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林堯叟云皆平王之女服虔云畀我季芊之字未知孰是但下文鍾建負季芊

而昇我無聞則是一人也當從服氏

桓子咋謂林楚按字書咋側格切大聲也杜訓暫非

喜於徵死陸粲曰徵當作脫誤寫也

載蔥靈賈逵云蔥靈衣車也有蔥有靈此車前後有障

蔽兩旁開窗可以觀望窗中豎木謂之靈觀此說則

不蔥靈即窗櫺二字也靈與櫺音同

胡簋之事疏曰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則夏

器名璉殷器名瑚而鄭康成等注論語賈服杜等注

此傳並云夏曰瑚

周之宗盟服虔曰同宗之盟也天子盟諸侯令其同獎

王室未聞離逖異姓但周人貴親先序宗族故謂之

宗盟盟則同姓在先朝則各從其爵

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豎貂有寵此齊之禍本也軍

機重事此而洩之則他可知矣與後貂遂因內寵殺

羣吏而立公子無虧齊以大亂遙相接應

公欲焚巫尪巫尪注具二說按檀弓云穆公問縣子曰

天久不雨吾欲暴巫而奚若又曰吾欲暴巫而奚若

則是巫尪乃二人也當從後說

提彌明史記作示昧明云明反擊靈公伏士脫盾出因
亡去則合靈輒事爲一人矣當依左氏

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言我不以良矢射他人之子
則吾子何可得耶

使解揚如宋史記鄭世家曰伯宗諫晉君毋伐楚乃求
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使誑楚令宋毋降此注疏
所未及者宜以補之

煙生遙岸隱月落半崖陰連山驚鳥亂隔岫斷猿吟唐
太宗詩也濃樹繁花開後庭飲筵中散酒微醒濛濛

兩草瑤階濕鐘曉愁吟獨倚屏蜀王衍宮人李舜弘
詩也余謂二作皆可以迴文讀

少陵石笋行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蹲古
來相傳是海眼苔蘚蝕盡波濤痕常璩云蜀有五丁
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
鈞爲墓志今石筍是也耆舊傳云其名有六曰石笋
曰蜀妃闕曰沈犀石曰魚鳧仙壇曰四海之眼曰五
丁石門皆非也圖經云乃大秦寺之遺址諸葛亮握
之方驗有篆字曰蠶叢氏啟國誓蜀之碑以二石柱

橫埋連接鐵其中一南一北無所偏邪上有濁歎燭
觸蠲五字時人莫曉蜀相范賢議曰亥子歲濁字可
記主水災寅卯歲歎字可記主飢饉巳午歲燭字可
記主火災辰戌歲觸字可記主兵災申酉歲蠲字可
記主稼穡富贍悉以年事推應若符響然余按范賢
者乃蜀處士范長生李雄王蜀時以長生有明德拜
爲丞相稱爲范賢而不名後傳聞其不死仙去觀此
則長生果異人哉

古蹟記云宋曹彬建隆二年爲都監伐蜀謁武侯祠視
宇第雄觀頗有不平謂左右曰孔明雖忠於漢然疲
竭蜀之軍民不能復中原萬一何得爲武當因其頽
敗者拆去之祇畱其中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
報中殿摧塌有石碑出土尺許彬徑視之其刻字宛
若新書題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
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哉遂令蜀守新其祠宇爲
祀之而去武侯英靈萬古不泯如此彬之議亦少恕
矣哉

謝肇淛滇略曰嘉靖壬午大理趙汝濂省試往淨耳寺

卜遇異人出一劄示之曰此榜草有子名乎趙徧閱
答無有異人曰知子端士將爲子易之即空去第三
名以趙名填之上鈐三圖書而去揭曉日書榜至第
三名羅侍御忽疑問二司答爲故家子素有才名侍
御曰如此則私矣即空榜易以趙名鈐三印一如所
見此事可入前定錄

無花果即吳都賦中所云古度也郡國志云興古郡木
有古度不花而實實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色赤可
食實中有如蒲黎者取之爲粽數日不煮皆化成虫

如蟻有翼穿皮飛出俗謂之無花果楊慎古度賦云
有木詭容在句之東修稊盤壤巨榦撐空闕華青帝
垂實元工蓐收傅紺屏翳剪紅子穿皮出房殊卉叢
膚無纖蠹腹育飛虫又曰烜比景灌茵露果星燭葉
雲布楠榴相思爲黨鄰平仲君遷爲朋故君子識之
是曰古度按此與時下稱無花果者殊不相合

本草犀角修治云凡犀角鋸成當以薄紙裹於懷中蒸
燥乘熱搗之應手如粉故歸田錄云翡翠屑金人氣
粉犀余按考工記角之本蹙于剡而休于氣是故柔

柔故欲其執也注云言角之本近于剗得和煦之氣故柔柔欲其形之自由及是而執也始知人氣粉犀之說亦即此義

史記夏本紀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按帝相在位二十八年爲羿所逐羿篡立八年又爲寒浞所殺浞自立方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歸有仍而生少康其後三十二年方滅浞而少康立時距羿之篡已四十一年矣史公竟不言羿浞之事亦是疎闕處

江上顧道民往來常潤間與一人面善雅非相好也一日見其人子母相抱哭甚哀道民問其故人曰吾父逐什一於下邳有傳言父客死而家窘甚不能遂赴所在故悲耳道民慰之曰姑自寬稍停當有的耗後七日來報汝父甚無恙則已得其父手書出懷中欸慰而去道民日行六百里頃刻能噉百器又能數日不食異人也道民別號玉川子錢牧齋有題玉川子畫像歌稱其遇道士授神行法其所居曰楊舍市去江陵六十里人試之與奔馬竝馳玉川先至約十里

許云

鹿千年而蒼又五百年而白又五百年而元鵠生百年而紅五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蒼又五百年而白見太平廣記

明太祖平吳盡籍其功臣子弟莊田入官後又惡富民豪并坐罪沒入田產皆謂之官田按其家租籍征之故蘇郡之賦比他郡獨重官田租至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宣德時積逋至八百萬石乃用周文襄忱爲巡撫忱與知府況鐘曲算累月減七十二萬餘

石民始少甦息焉

王建牡丹詩粉光深紫膩內色退紅嬌王貞白詩龍腦香調水教人染退紅花間集詞牀上小薰籠昭州新退紅退紅大約是今之粉紅云爾

五角六張語見嬾真子謂月之逢五日遇角宿逢六日遇張宿此二日遇兩宿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亦不過三四日耳其義亦未解

西湖保俶塔因錢忠懿王俶入朝恐其被畱故作此以祈保之稱名者尊朝廷也後訛爲保叔郎仁寶云咸

平中僧永保化緣造塔人以師叔稱之故名塔曰保叔又霏雪錄以爲保所塔不知何據

釋氏有南北二宗而道家亦有之云自東華少君授漢鍾離權權授唐呂巖始分爲二一授遼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枏枏授白玉蟾玉蟾授彭耜此南宗也一授金王嘉嘉授七弟子丘處機譚處端劉處元王處一郝大通馬鈺鈺妻孫不二世謂之七真人此北宗也

列子說符篇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余按左傳襄十年晉荀偃伐偃陽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聊人紇挾之以出門者紇即孔子之父列子之語當即指此事耳

此土佛寺起於漢明帝永平十年印度迦葉摩騰竺法蘭用白馬馱經并將釋迦佛像至於洛陽帝悅造白馬寺譯出四十二章經僧史略云鴻臚寺者本禮四夷遠國之邸舍釋名曰寺者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本是司名西僧乍來權止公司尋令別擇洛陽西雍門外蓋一精舍以白馬馱經來故用白馬爲

題雖移入別居不忘其本還標寺號後此或名僧坊別屋謂之坊也或名精舍者言息心所栖精練道行非麓暴者所居也至隋煬帝敕天下寺院皆名道場又稱招提者元魏太武帝造伽藍創立此名唐言四方僧物又稱阿蘭若或阿練若翻遠離處或翻閑靜處不作衆事名爲閑無憤鬧故名爲靜或翻無諍謂所居不與世諍也又稱伽藍譯爲衆園言爲衆人園圃也生植之所佛弟子則生植道芽聖果也

玉枕蘭亭者因賈秋壑得一砒砒石枕光瑩可愛賈意堅欲刻蘭亭人皆難之忽一鐫者云吾能蹙其字法縮成小本體製規模當令具在賈甚喜既成此刻果然宛如定武本而小耳缺損處皆全亦神手也今所傳於世者乃此刻之諸孫耳

詩之重篇名栢舟二

邨鄜

楊之水三

王鄭唐

谷風二

邨小雅

無

衣二

唐秦

杖杜二

唐小雅

學宮香鼎將燼而忽焰如燭光者謂之香笑主吉慶其地必產英賢或出進士見元人闕里外史至正直記外史又曰經史中往往承襲故采俗忌避諱者字畫皆

減省不成字如匡字與敬字恒昂字竟字殷字構字
朗字皆不成文以讓爲遜淵爲泉慎爲順桓爲威匡
爲康弘爲洪民字傍加一點或追改前代人名甚是
紕繆若爲君親避諱固所宜然豈有古今經典以私
諱改其字哉是無識之人率意妄作以爲萬世誚也
此可見元時刊書尚襲宋世避諱即今時下所刻若
依宋本者仍其缺筆或乃據此以定宋刊之真贋淺
而陋矣又古來書畫名蹟曾經賞鑒家收藏多用圖
記市賈之不肖者遂依樣雕鐫印於濫惡之書畫以

圖重價徒令見者嘔噓此僅可以欺不知子都之姣
者耳

宋朝登科錄今所存者惟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及寶
祐四年者耳紹興錄朱子中第五甲第九十人寶祐
第一甲第一人則文信國也二錄之僅存豈不以其
人哉朱子小名沈郎小字季延

遼真宗之時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雞卵上有百穴每穴
中嘗有真珠一顆月圓之夕以珠映之其生珠穴中
自落下以絳紗承之每月可得珠百顆又有通香木

一段長尺沸湯沃之取其汁洒衣服及萬木花卉屋
宇間經年香不散人有奇疾服之即愈燒之能降天
神香氣達數百里契丹滅時二物不知所在見南燼

紀聞錄

吳梅村有詠拙政園山茶花詩其引曰拙政園故大弘
寺基也其地林木絕勝有王御史者侵之以廣其宮
後歸徐氏最久兵興爲鎮將所據已而海昌陳相國
得之內有寶珠山茶三四株交柯合理得勢爭高每
花時鉅麗鮮妍紛披照矚爲江南所僅見相國自得

此園在政地十年不歸再經譴謫遼海此花從未寓
目余偶過太息爲作此詩余按蘇州府誌云拙政園
在婁門內迎春坊本道觀也中多喬木御史王憲臣
侵以爲園大弘寺在其後亦半侵焉崇臺重屋清川
映帶擅勝吳中待詔文徵明有記一傳而其子以菡
博爲徐鴻臚少泉所得更幾世至 本朝順治初年
爲營將寓居後歸大學士陳之遴之遴譴謫遼左園
亦籍沒扃戶荒涼中有寶珠山茶樹花時爛紅奪目
又攷文衡山記曰拙政園者在郡城東北分婁齊門

附方山雜語 卷三 藏板
之間爲戴顓陸龜蒙故宅今爲槐雨先生王君敬止
所居凡爲堂一樓一爲亭六軒檻池臺塢澗之屬廿
有三總三十有一王君言余自筮仕抵今餘四十年
同時或起家至八座登三事而余僅以一郡倅老退
林下其爲政殆有拙於潘岳者園所以識也文記作
於嘉靖十二年癸巳又每處題一詩古今體不一道
其花木水竹之勝令人神往題獨不及山茶何耶誌
與吳序俱稱王君爲御史而其自述乃云以郡倅老
退林下殆年久相傳之謬當以郡倅爲正又誌云本

是道觀大弘寺在其後亦侵其半而吳序則專指大
弘當亦傳襲之誤耳繼而其子弗克負荷日縱飲博
即指此園爲賭一擲而歸之他姓吳人至今有花園
令之名焉梅村詩歌臺舞榭從何起當日豪家擅閭
里苦奪精藍爲翫花旋拋先業隨流水兒郎縱博賭
名園一擲畱傳猶在耳是也後此屢易其主并如上
說而居此者輒以事沒入縣官人皆指爲凶宅今則
齊民雜處其中瓜分豆剖昔日繁華銷歇盡矣又聞
其中妖魅出沒毒蟒潛藏乍見者皆驚竄意其琳宮

陸方山雜詩 卷三 藏板
梵宇或有神物護持本非酒肉歌舞之場無取巧偷
豪斂耳

太常寺公署垂花門之上有蛺蝶子三枚黃質而黑章
鬚之末有如珠者二餘則與常蝶無別焉常以夏至
之時來集每祭方澤各官齋戒蝶輒先至其所祭畢
則翩翩而逝還其故處或以帛及扇承之呼曰老道
便飛而下集似有知者見燕子必從而逐之燕莫之
敢抗秋分後即去不知所之明年復來不解其故也
此五七年間事前此所未有者

金陵焦弱侯先生負宿望爲舉子二十年不售乃遊杭
乞夢於于忠肅公祠夢忠肅謂之曰君明日宜往法
相寺當遇一顯者彼顯者乃郎與君同年成進士君
即是科之一甲第一人也覺而記憶不忘質明至法
相徘徊久之果有輿蓋而來者白鬚飄然詢之從者
乃華亭陸宮保樹聲也陸入禮佛祈禱畢寺僧設齋
陸謂僧曰今日景物絕佳此間可得一雅人共談諧
者乎曰適有一金陵孝廉焦某至此倘可陪公一話
否陸素聞焦名即命延入寒暄既已因請問公令嗣

幾人答曰老夫正以衰邁乏嗣聞此間長耳和尚者乃錠光古佛化身遠近祈嗣者甚衆特鼓棹而來耳焦聞之愕然不覺泣下陸公駭焉請其故焦具述昨夢且曰神殆以此相戲矣陸曰先生勿憂于公勲在社稷聲施到今必無戲言之理吾姬人有娠將彌月矣若幸而生男先生即此子之師也請從此同返雲間何如焦不得已收淚謝焉既抵家亡何陸公果舉子焦喜慰特甚俟之六年出就傅姿甚敏穎焦益喜意其必早年掇科第也乃未幾而以痘殤焦哀慟過

於乃翁因辭去陸又慰留之曰姬侍復有將娩身者若女也則聽先生行耳既而得雄及長焦盡心啓迪至萬曆己丑果同舉南宮而焦以狀元及第始信忠肅當年所告如響也

明嘉靖中有日者以推命聞于長安所言休咎皆不爽時日從而叩焉者日必盈座至有無隙可乘而去之者甲辰禮闈三試即畢求決得失者益爭趨之肩摩轂擊應接不暇時秦君鳴雷瞿君景淳亦造焉方值戶外屨滿不能前而對衢亦子平肆一人兀然獨坐

無有相顧者二君乃借其座以少休因而問曰先生與彼同事斯術何喧寂懸殊若是拱手而對曰是則所謂運也夫命譬諸舟運譬諸風萬斛巨艚豈不峩然而風力不至雖篙師長年竭蹶從事徒自勞耳及其乘長風破巨浪過都越國瞬息千里安可易量哉吾之與彼亦若是而已矣曰然則先生必嘗審此至精也舟當以何時發乎曰正在今日過此則彼將閔其無人矣二君顧彼肆其無隙如故則姑以兩人干支就此人試之其人布算畢批秦君牘曰今科狀元又批瞿君牘曰今科會元二君乃捧腹笑曰嗟乎吾今乃知先生之術所以不售也安所得吾二人恰是今科會狀乎曰我固言之矣我運在今日吾言幸而中人必將盡去彼而就此又何疑焉旣而榜發悉如其言而向之無隙可乘者果寂然矣

左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牒蓋當時霸主用於列國者宋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今則同官文書往來乃用牒以上臨下則曰牌曰票而牒字之起蓋亦古矣

韋蘇州祠在蘇州府學之東祈夢者甚著靈驗常熟孫
修撰承恩爲諸生時亦往祈焉夢有金甲者東向立
韋公以四十矢予孫命關弓射之至三十九發乃中
之視所存惟一矢耳順治戊戌殿試孫爲一甲第一
人時年正三十九歲其明年遂歿

隙光亭雜識卷三

